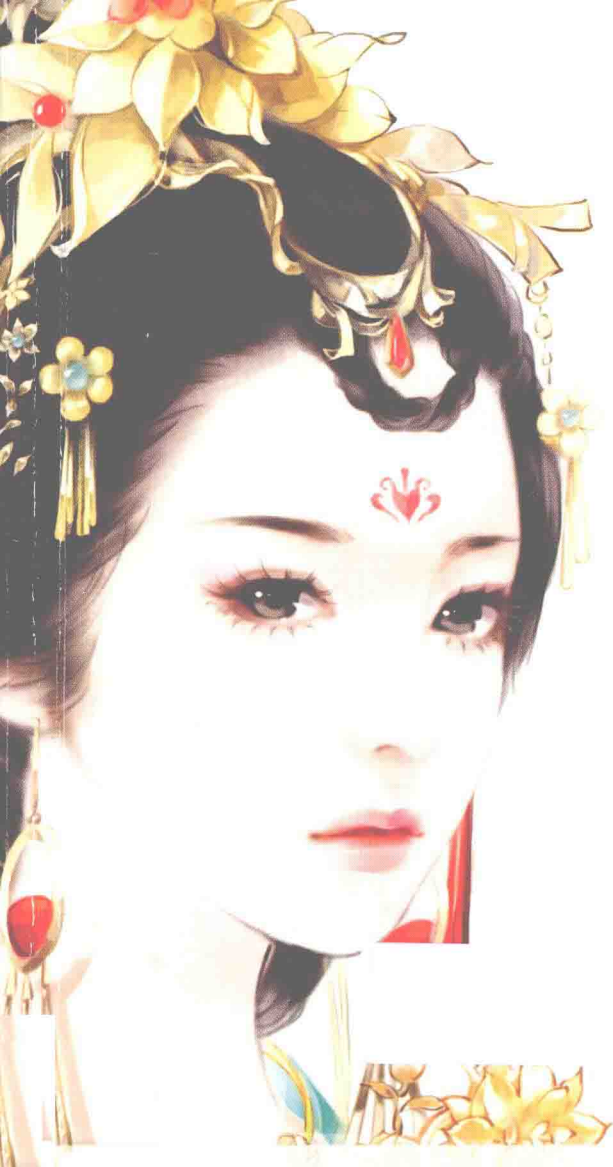




王妃

WANGFEI
DOUYACAI

江小湖 著
JIANG XIAO HU
WORKS

剩男菜

六王爷最讨厌的
就是 **女人**

他是患有 **厌女症** 的剩男 / 王爷

全国女人他都不想要

 **华龄出版社**

我不要嫁给他

她急得跟皇上叫板，
公开嫌弃他

风水轮流转，想不到他也有被女人嫌弃的一天

继《妃来横祸》后
人气作者 **江小湖** 带来

萝莉王妃 VS 大叔王爷

的萌系虐恋

WANGFEI
DOUYACAI

王妃

JIANG XIAO HU
WORKS

江小湖
著

窦苒苒



華齡出版社

责任编辑：薛 治 李英卓

责任印制：李未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妃窈芽菜 / 江小湖著. —北京：华龄出版社，2015.4

ISBN 978-7-5169-0613-2

I. ①王… II. ①江…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83961号

书 名：王妃窈芽菜

作 者：江小湖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

印 刷：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1/32 印张：10

字 数：200 千字

定 价：26.80 元

地 址：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1号 邮编：100009

电 话：84044445（发行部） 传真：84039173

网 址：<http://www.hualingpress.com>



CONTENT

目录

WANG FEI DOU YA CAI

146 ▼ 第十章	125 ▼ 第九章	111 ▼ 第八章	094 ▼ 第七章	077 ▼ 第六章	064 ▼ 第五章	049 ▼ 第四章	034 ▼ 第三章	019 ▼ 第二章	001 ▼ 第一章
萌动之吻	情窦初开	醋海翻波	将错就错	阴错阳差	风雨欲来	御前表演	狭路相逢	初露锋芒	初入窠府



CONTENT
目录

WANGFEI DOU YA CAI

300	286	273	257	240	224	209	193	177	157
▼	▼	▼	▼	▼	▼	▼	▼	▼	▼
第二十	第十九	第十八	第十七	第十六	第十五	第十四	第十三	第十二	第十一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苦难开始	比武招亲	沦为乞儿	因爱生恨	突生嫌隙	情人之争	洞房之礼	夺人之爱	初次告白	侧妃之争

WEANG

FBI

DGCI

VA

CAI



初入窠府

大刘皇朝，安贞年间。

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故事——

六王爷刘煌，玉树临风，英俊潇洒，样貌惊为天人，乃皇城一等一的美男子，且他才思敏捷，腹有诗书，运筹帷幄，深得皇帝的信任和重用。

但此人性格邪乎，喜怒无常，尤其是那厌恶女人的程度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据说，他的景阳宫里是没有宫女的，清一色的肤白唇红的小太监。

他还有个规矩：除了他的母后和皇姐皇妹，其他女人必须离他至少十米远。若逾越了这个距离，下场……呵呵，非死即残。

如果说女人是水做的，到了他那里，女人就是一坨无趣的泥巴，没有任何价值。

据说，这刘煌也不是一生下来就厌恶女人，乃是弱冠之年受过一些刺激才有了这样的怪癖。

所以，虽是位高权重的六皇子，今年已经二十四岁的刘煌，却仍旧孑然一身，是宫里有名的“大龄剩男”。

而每当他的生母皇后娘娘向众臣提到刘煌的婚事，问谁家有适婚女子可以匹配六王爷的时候，一个个莫不是想尽办法百般推诿。

因为把女儿嫁给刘煌这个重度“厌女症患者”，无非只有一个结局：夜夜独守空闺，一个人在景阳宫里孤独终老，因为他对男女之事不感兴趣。

眼看着刘煌早已过了婚配的年龄，他的五个皇兄、三个皇弟，除了八弟刘钦以外，其余的早已娶妻生子，他最小的皇侄子都一岁。身为亲母的皇后娘娘整日急得茶饭不思，哀声连连，四处想办法要给这怪癖儿子找个王妃。

皇后娘娘对六王妃的要求很简单：不求倾国倾城，也不求气质如兰，才华馥比香，只求能忍受得了刘煌的怪癖，能够与他生个一儿半女，即使出身贫寒或者五官不正，都肯收了。

这日，皇后娘娘正皱着眉在永宁宫翻看折子，太监小林子弓着身子走了进来，跪地道：“皇后娘娘，段大人求见。”

“宣吧。”皇后睁开了眼，将手里的折子放下，心中却不由得叹了口气，这些日子为了六王爷娶妃的事煞费苦心，头上竟添了几根白发。

“微臣段严参见皇后娘娘，皇后娘娘千岁千千岁。”段严一路小跑，进了永宁宫，匍匐在皇后面前，跪拜道。

“起来吧！”皇后抬了抬手，道。

“是。”段严弓着身，道，“不知娘娘急传微臣前来，所为何事？”

皇后用护甲指了指面前的折子，道：“昨几个夜里，皇上同本宫商量，说六王爷也不小了，今年之内务必为他娶亲。本宫常听人说起窦御史窦江的女儿窦碧玉，说她面相极好，旺夫益子，温良贤淑，本宫已经决定了，就选她为六王妃之人选。段大人，这件差事，就交予你去办了。”

段严听了，心头一惊，万万没想到这件差事会落到他的身上来。按说皇后娘娘亲自指命是无上的荣耀，只是这差事……

“臣能担此大任，万分荣幸。”段严躬身，口里说着谢恩的话，心里却是大喊倒霉，六王爷那儿，该怎么说去。

景阳宫。

段严弓着身子，小心翼翼地看着那个修长冷峻的伟岸身影，不得不说六王爷刘煌长得确实十分俊朗，他浑身散发着一股冷漠孤傲的霸

气以及睥睨天下的男人味，不说话的时候更是有一种天生的威严，令人战战兢兢。

放眼望去，伺候的人里面并不见半个宫女的影子，全是侍卫和太监。偌大的景阳宫里，闻不到一丝女人的气息。

关于婚事，他已禀报有一个多时辰了，但六王爷却不置可否，急得段严汗流浹背，频频抬手擦汗，皇后娘娘那儿还要交差呢。

“六爷，微臣方才所提之事不知您意下如何？”段严大着胆子又问了一次。

刘煌总算抬头瞥了他一眼，这一眼瞥得极为艺术，慵懒至极，却令段严疹得慌。

段严连忙将窦碧玉的画像双手捧至刘煌眼前：“六爷，您再瞧瞧，这窦碧玉，生的是国色天香、温婉动人，若能得此女子为妻，实乃乐事啊。”

刘煌淡淡地扫了画像一眼，那神情极为高冷，仿佛段严给他看的是什么入不得眼的东西。

他道：“本王最讨厌的东西就是女人。”

“六爷，糟了糟了，八爷在宫外喝醉了，这会儿在宫门口又唱又跳的就是不肯进去，待会儿皇上就要去检查八爷的课业了，奴才们都没法子……”

段严正说着，八王爷刘钦的贴身小宫女鱼儿急急忙忙跑来向刘煌求救，情急之间忘了刘煌的规矩，跌跌撞撞地跑到了刘煌的面前。

段严恍然间只觉得一阵风飘过，眼睛一眨，原本在他面前说话的刘煌一下子就不见了。

人呢？

他猛地抬头看去——

只见这六王爷已经用风一样的速度迅速撤离到十米开外的书案上去了，他脸上一抹极为厌恶的神情，仿佛看到了不能看的脏东西一样，眉目间隐含着愠色。

“六爷恕罪，奴婢……奴婢……”那小宫女见六王爷避她如同瘟疫一般飞到那么远的地方去，顿时才想起犯了大禁忌，吓得跪在地上，连连求饶。

“来人。”六王爷的声音仿佛从地底下传来。

“是！”两个高大的侍卫走了进来，一把拎起地上的小宫女，拖了出去。

“六爷，六爷饶命啊，奴婢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段严不敢抬头，只听到那可怜的小宫女求饶的声音越来越小。

“段大人，随本王看看老八去。”

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刘煌云淡风轻地背着手走了出去。

段严顿时呆若木鸡，手中那美人的画像“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

御史大人窦江府里。

“什么？！”窦碧玉一听说皇后看中了她，要她嫁给六王爷刘煌，她不顾传令大臣还没离开，便激动地跳了起来。

段严皱了皱眉，看看，这六王爷的威力实在大，一个端庄贤淑的女子一听到他的大名，竟然瞬间变成母猴子，急得直跳脚。

其实这也怨不得窦碧玉过分激动。前年元宵节看花灯的时候，她在桥上偶遇一男子，那男子模样生得是俊俏无比，让她怀春的少女心“怦怦”乱跳个不停。

她便抛下矜持，大着胆子走上前施了个礼，一声“公子”还没喊出口，便被十几个人拦住，人就不知怎的掉进了河里，丢了大丑。后来她才知道，那个让女人忍不住脸红心跳的俊美男人就是六王爷刘煌。

从河里上来后，受了风寒，差点染上肺病不说，还被京城那些官家小姐笑了整整两年，让她一直不敢出门，现在竟然要她跟那个患有“厌女症”的人成亲。

“我不嫁！”窦碧玉当着段严的面一把扔了皇后娘娘的懿旨，一副视死如归的模样。

“碧玉，不得无礼！”窦江呵斥完女儿，转而对段大人说道，“段大人，请上座。小女不懂事，还望段大人不要放在心上才是。”

“理解理解……”段严客气地道。

“段大人，请留在家吃顿便饭吧。”窦江邀约道。

“不了，窦大人，段某还要回去给皇后娘娘复旨呢，那就先恭喜御史大人了。”段严匆匆告辞了，他心里清楚得很，窦江这个老家伙把他留下来，无非是想要他去皇后那里说通说通，这种事可做不得。

“爹爹，我绝对不会嫁给六王爷。”窦碧玉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气呼呼地道，她还忘不了之前受的辱。

“碧玉啊，”窦江试图劝慰自己的掌上明珠，“那六王爷好歹生得玉树临风、英俊潇洒，而且你嫁过去就是堂堂王妃啊。”其实，窦江这话既是在安慰女儿，也是在安慰自己。

“我不嫁，要嫁爹爹你自己去嫁。”窦碧玉吃了秤砣铁了心，就是不要嫁给刘煌。

“你……你这是什么话，你爹我一把年纪了，怎么嫁……吓吓吓，年纪轻也嫁不了啊。”都是因为六王爷的事慌了手脚，窦江这个朝廷栋梁说起话来都语无伦次了。

“老爷，我倒是有个办法。”这时候，一直在旁边没有吭声的窦夫人开口了。

“什么办法？”窦江和窦碧玉两人同时眼前一亮。

“碧玉是咱们唯一的掌上明珠，我可舍不得让她嫁给那六王爷去景阳宫受苦，没准还会丢了小命。你不是还有一个女儿吗？咱们就把那个女儿嫁给王爷吧。”

窦江听了，一怔，脸色立即变得一阵红一阵白。

窦碧玉一脸疑惑地看着父母，不解地问道：“还有个女儿，爹爹哪里还有女儿啊？”

窦江一脸尴尬，打着哈哈，敷衍地道：“往事不好再提，往事不好再提，一切就依夫人的意思办吧。”

没错，窦江确实还有一个女儿。不过，这个女儿他只见过一面，那是他当年落魄之时，与一个叫彩衣的乡下女子所生。

那皇城以外的地方，有一座世外桃源般的小村庄。

村里有十多户人家，家家户户过着自给自足与世隔绝的生活。无论外界如何纷纷扰扰，这里始终平平静静。

村子最南边的茅屋里住着的是一老一少，这个家里没有男人，只有一个妇人和她领养的一个女娃娃，平日全靠打柴养鸡为生。

“你爹是个大官，你娘也是个了不得的大才女。”从小到大，七婶婶总是不停地告诉她这句话。

“那我怎么每天和猪一起生活呢？”窦芽菜眨巴着她那双大眼睛，一边给猪喂食一边问道。

“啪！”七婶婶一巴掌扇在她脑袋上，“窦芽菜你骂谁呢？”

“不是，我娘已经去世了，那我爹到底是什么人？怎么不来找我呢？他不是大官吗？”窦芽菜摸着被打疼的脑袋问道。

“怎么的？你嫌弃和我在一起呢！”七婶婶狠狠瞪了她一眼。

“不是不是，我要是能做官小姐，你也能沾点好处不是？”窦芽菜嘿嘿笑着说。

不过，和她娘一样，七婶婶也从来不肯说她那个爹的事。

她娘呢，从小到大教她读书识字。她一生下来慧根就比别人好，她娘教的东西一点就通，还能举一反三。七婶婶说在这乡下地方，光会读书识字只会饿死，于是就教她喂猪砍柴。最终导致她成为了一个极为奇特之人，于是她常常一边喂猪一边作画，一边砍柴一边作诗。

“其实，我知道你爹娘的事。”有一天，六伯伯神秘兮兮地跟她说。

这个六伯伯喜欢七婶婶好多年了，为七婶婶辛苦，为七婶婶忙，但是七婶婶的精力都放在窦芽菜和家里唯一的那头猪身上，根本无暇注意到他，窦芽菜也蛮可怜他的。

听了六伯伯的话，她立即瞪大了本来就很大的眼睛。这双大眼睛在她这张本来就瘦的脸上看起来颇有些吓人，让那来说秘密的六伯伯吓了一跳，还以为窦芽菜听到这话激动得要咽气。

再次细看，发现她眼里绽放出来的是兴奋的光芒时，六伯伯心里的一块石头才“扑通”落了地，继续说道：“你的爹爹确实是个当大官的。在没当官之前的有一天，他喝了点酒，然后就有了你。”

“然后呢？”窦芽菜继续追问道，她兴奋极了，这么多年了，终于有人跟她说她爹娘的故事了。

“啊？”六伯伯意识到自己说的好像有点多了，准备赶快离去，不然被七婶婶知道，又要追着骂他死鬼了。

“爹爹喝醉了就有了我，那他怎么又走了？”窦芽菜抓着他不让走，非要问出个一二三四来。

“听说你外公乃前朝宰相，你娘从小便才情卓绝。后来宰相一家被抄家，尽数被杀，唯独剩下你娘。你娘改了姓名最后流落到我们这里。有一次你娘去城里卖画，碰到了你进京赶考的爹，两人一见钟情，一来二去的，就有了你了呗。”六伯伯忙应和道。

“哦……”窦芽菜低下了头，数着地上的蚂蚁，想着对爹娘之事总算有了点谱。

“你呢，看到危险就要躲，没事不要凑上去看热闹。也不要乱捡东西回来，动物可以捡，杀了可以吃，至于人，千万不要捡，因为这样会吃掉家里很多粮食，你没粮食吃了，是会饿死的。”这是七婶婶从小到大就不停告诉窦芽菜的生存之道，“记住了吗？”

“记住了。”她用力地点头，相当牢固地记着七婶婶的话。

“好了，去山上砍些干柴回来吧。”七婶婶交给她一个活。

“好的。”窦芽菜很听话地去拿刀了。

“早些回来，要用柴火煮猪食的啊。”七婶婶一双肥胖的小短腿追在后面。

“好的。”窦芽菜背着柴刀上山砍柴去了，一边走一边吟着昨晚刚想出的一首诗。

这个窦芽菜也就是窦夫人所说的窦江的另外一个女儿。

窦芽菜其实不叫窦芽菜，她本来叫窦雅媛，名字是她娘想出来的。

但七婶婶的耳朵不太好，把窦雅媛的名字听成了窦芽菜，于是就一直叫她窦芽菜了。

窦芽菜在七婶婶的吩咐下，屁颠屁颠去砍柴了。

但刚拐进一条小山道，她便看见一群黑衣人戴着面具，手持大刀朝一个身着白袍的人攻击过去。她平常除了喂猪就是砍柴，什么时候见过这种阵势。

“追！主公说了，抓住他，重重有赏。”一阵打打杀杀的声音传来，窦芽菜看了过去。

很明显，现在是十个武功高强的黑衣人在围攻那个穿白袍的男子。

哇，这个白袍男子好俊呀！她忍不住抹了把口水。

“围起来。”一个凶狠的声音把窦芽菜从YY美男的梦幻中拉回现实，眼前的打斗场面更加激烈了，简直可以说是血流成河。

有打杀就有伤亡，有伤亡就有需要帮助的。窦芽菜想到这里，立即机警地躲了起来，连呼吸也屏住了。

她小小的身子藏在树后面刚好合适。她捂住耳朵，希望自己什么也听不见，她怕她的热心肠又开始发挥作用，忍不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虽然她很想从树后跳出来看看热闹，但她却牢牢抓住树干不让自己身体出去。她一边向打斗的地方看去，一边却在心里祈祷千万不

要发现她的存在。

照眼前的形势看，白袍男子处于上风，但以一敌十，他也撑不了多久，况且他身上已经有伤了。

“砰！”只见一支飞镖从前方“唰唰”地飞过来，插在了树上。

啊！她吓得立即缩了回去，一动也不敢动。

不知道过了多久，她觉得四周好像安静了下来，才终于慢慢放下捂住耳朵的手。

四周静悄悄的，没有声音……结束了吗？窦芽菜慢慢起身，紧紧抱住树干，慢慢从树后探出了头。

“砰！”正想转身跑掉，突然一个东西从天而降掉在她面前，挡住了她的路。

“咦？”有手有脚，是个人。

啊，白袍子，不就是刚才那个好俊的人吗？

会不会已经死掉了？她忍不住弯下腰看了看，突然，那个人的一只血淋淋的手伸了出来，倏地抓住了她的脚。

“啊？”窦芽菜一脚踢了出去，只听得闷哼一声，那个受伤的人被踢得翻了个身。

“救……救我……”断断续续微弱的声音发出。

听到有声音，窦芽菜又倏地停止了尖叫和踢打。

“大叔，你还没死啊？”窦芽菜呼了口气，同时好像听到一个咬牙切齿的声音，四处看了看，没有人了啊。

窦芽菜低下头去，看到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男人身上有多处伤口，那血不停地流出来，她心里生出一股不祥的预感。

“麻烦你……一件事……”男人困难地喘息，提出了要求。

“不可以！”窦芽菜想也不想地从他的身边跳开，她势单力薄的，根本没有能力救一个人。再说，就算救了，七婶婶也不会收留的。

“我要走了，大叔，你自己保重啊。”窦芽菜迅速地离开了，但走了几步又鬼使神差地跑了回来，拨开他盖住脸的头，端详了他一番，哇，这个男人真是好看啊，虽然受了伤，但是从一身白色的衣衫包裹着的顾长身形，还是能看出他卓尔不凡的气度和浑然天成的贵气。

“对不起，你死了千万别来找我，谢谢。”丢下这句话，窦芽菜转身就跑了。

受伤男子困难地睁开眼，看清了这见死不救的人的小小背影，灰黑的衣服，瘦黑的手臂和脸，连男女都分不清。

“窦芽菜，你让我好找呀。快点下山，你要去当千金小姐啦！你是御史窦大人的女儿，他家不用养猪，也不用砍柴，你可以享福了。”

窦芽菜正往山下走着的时候，七婶婶光着脚，头上的钗歪在一旁，头发凌乱，在山路上像个圆球似的颠簸着向她跑过来。

“什么啊，御史，那是什么东西，能吃吗……”她正好饿了。

“哎呀，赶紧跟我走，有个贵人来找你了。”七婶婶拽着她就走。

“那里有个男人受伤了，我们……要不要去救一救？”窦芽菜试探性地问道，毕竟那个男子向她发出过求救的信息。

“不用管，你忘了我跟你说过的吗，动物可以捡回家，人不可以捡，捡了人就要跟你抢粮食吃。走了，别多管闲事……”七婶婶狠狠瞪了她一眼，警告道。

“哦，那好吧。”窦芽菜听话地跟着她下山去了。

“好啦，快走！”七婶婶赤着脚跑得飞快，窦芽菜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两人一直跑到一个茅屋院子里才停了下来。

“贵老爷，来了来了！窦芽菜来了！”

窦芽菜看到院子里站着一个身穿绸缎的中年男子，神情严肃，他的身侧跟着一个护卫模样的人。

“贵老爷，她真名叫‘窦雅嫒’，是她娘彩衣，也就是您的相好给取的，名字还不错，但后来被我叫成了窦芽菜，也还顺口，嘿嘿……”婶婶将窦芽菜推到这个“爹”的面前，拍了拍她的身子骨，傻呵呵地介绍着。

窦芽菜发现，这个“爹”在看到她的时候，表情有些怪异，丝毫没有父女相认时的喜悦和激动，倒像是……突然吃了只苍蝇似的。

嗯，情况不简单！她乌黑的眼珠子机灵地转了转，脑海中迅速分析着目前的情况。

“你……真的是老夫的女儿？”半晌，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倒是不难听，但显然很不愿意承认面前寒酸的小孩就是他的骨肉。

“你贵姓？你爹是谁？”窦芽菜想也不想地问道。

这御史大人听了窦芽菜的问题，表情顿时变了。

“嗯？”窦芽菜加重了疑问的语气。

窦芽菜听见这御史大人深深地呼了口气，说道：“老夫是大刘皇朝御史窦江，我来……”窦江顿了一下，又转向七婶婶，“她真的是老夫的女儿？”

“千真万确！贵老爷，窦芽菜就是您和彩衣的女儿。十四年前，您还是一个穷书生……”七婶婶像是筛豆子一样将御史大人的陈年往事说了出来，而御史大人的脸色更加难看了，他身侧的侍卫也一脸尴尬——

“大人，您和彩衣是在河边上认识的，对吧……您当时穷得没饭吃，饿得晕倒在河边，彩衣把您带回家，给您饭吃，还给您洗衣服，你们俩越看越顺眼，然后就好上了。后来您的夫人找到您，您从彩衣那儿要走了二两银子，跟她说要回去考取功名了，等高中之后来接她回去成亲。当时彩衣已经身怀六甲，可是您和夫人走了之后就把她忘了，二两银子也忘了还，但她牢牢记着您的话，您走后她就一个人抚养窦芽菜。可惜，她前年冬天得了一场病，就死了……”

这是窦芽菜第一次完整地听到有关她爹娘的前尘往事，她顿时全明白过来了，敢情她娘是个痴情女子，被眼前这御史大人给骗了。

“贵老爷，您穷的时候还给村里的姑娘们绣过花呢，您忘了？”见御史大人那极不愿承认事实的表情，七婶婶突然说道。

……

顿时，现场鸦雀无声。

侍卫转过身去，假装若无其事地看天空中飞过的小鸟，而御史大人的整张脸都僵硬了，手颤抖着，表情极为搞笑。

“张挺，带她上马车！”御史大人顿时什么也不问了，急急忙忙转身走出了院子，脚下还打了个踉跄，背影颇有种仓皇而逃的意思。

“慢着！”窦芽菜并没有移动脚步，而是喊住了窦江。

“还有何事？”窦江回过头来，皱眉问道。

“要我跟你走可以，先把我娘的钱还了，十四年前的二两，加上利息，就算你两千两好了……”窦芽菜双手环胸，仰头看着她“爹”。

“你……”御史大人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窦芽菜竟然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小小年纪就这么会算计，顿时让他觉得——

这姑娘确实是他的亲生女儿。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辈子我娘的情你是还不了了，那就还钱

吧！”

“你……”窦江只觉得气血上涌，双脸涨红。

“还有呢……”窦芽菜回头看了看七婶婶，七婶婶正朝她伸出大拇指，又回过头去看着窦江，“要我跟你走可以，不过，你得先去我娘的坟上正正经经磕三个响头，再给她立块碑，碑上要写‘窦门林氏’。”

“你……”窦江脚下一软，差点摔倒在地，张挺连忙上前扶住他：“老爷……”

“窦芽菜，别忘了，你是老夫的女儿。”语气中还带着一丝警告和提醒。

“我首先是林彩衣的女儿。”窦芽菜倔强地说道，她要先替那被辜负的可怜娘讨个公道。

“窦芽菜你……”窦江突然发现，他在这个乡下女儿的面前，似乎……有些说不上话了，她有着京城姑娘没有的一股子野性和贼大的胆子。

“七婶婶，御史大人绣花那件事……”窦芽菜拖长了音调。

“哦哦哦，绣花那事，我记得贵老爷绣花的手艺还挺好的，好像村头的王姑娘的兜肚上还有……”

“彩衣的坟在哪里？！”窦江一声大吼，急火攻心，身子软软地瘫了下去。

“在后山，我带你去！”七婶婶连忙带路。

窦江在林彩衣坟前磕完三个响头，命张挺给立了块碑，然后又拿出两千两银票给了窦芽菜。窦芽菜则将所有钱全部塞给了七婶婶，叮嘱她要好好找个伴生活下去，就和窦江启程回京城了。

只是，她心里有个疑惑，这堂堂的御史大人亲爹爹，为何千里迢迢要将她认领回去呢？而且，看样子他是悄悄来的，这其中恐怕另有隐情吧。

“窦芽菜，窦芽菜……”窦芽菜坐在马车上，只见七婶婶光着脚跑了出来，挥着手大声朝她喊道，“窦芽菜，你要记着，你娘叫林彩衣，她是个才女，你去了可别让人瞧不起你！”

“嗯！我知道了！七婶婶！”窦芽菜郑重地点头，是的，她娘是个才女，可惜过于痴情。

马车快要离开这偏僻的小山村时，窦芽菜脑中突然闪过一个人影

来，她望着对面闭目养神的御史大人说道：“那个……大人，我有一事相求。”

“何事？”御史大人窦江慢悠悠地说道，但不曾睁开眼睛来。

“我刚刚在那边山坡发现一个受了重伤的人，当时我势单力薄，没法去营救，可否……”

“少管闲事。”不等窦芽菜说完，窦江便否定了她的想法。

窦芽菜听了，站了起来，双手合十，弯腰九十度，正经作了个揖，说道：“大人，所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大人在朝为官，恐怕也曾不小心得罪过不少人；又所谓‘伴君如伴虎’，大人您在皇帝跟前办事，总有得罪圣上的时候，大人何不将此事作为行善积德之举，日后遭遇凶险也可逢凶化吉呀。”

窦芽菜一本正经，说得头头是道，窦江那紧闭的眼睛睁开来，脸颊又涨得通红，不知是被气的还是怎么了，“看来你娘教过你不少读书的道理。”

“可不只是我娘，当朝六王爷以前的老师还教过我读书呢。”窦芽菜很得意地说，她娘再有才，也走不出一个女人的限制，她那师傅教的才是“雄才大略”。

虽然她没有生活在宫廷，但那个老师教她的全是宫里的政权谋略，甚至大到一些皇权之道，小到哪个王爷小时候某年某月为何而受伤，她都知道。

老师还说有些东西不能真正地教给那些王爷们，但可以告诉她听，因为她和那些政权挂不上钩，又觉得和她投缘，所以老师把毕生所学都掏心掏肺地告诉给她了。

当她后来真正把这些学来的知识用到深宫中时，才知道当初遇到老师是一件多么大的幸事。

“胡说八道！”窦江轻斥道，六王爷以前的老师可是赫赫有名的何太傅，虽说后来告老还乡，可也不会来这种偏僻的地方。

“噤——”窦芽菜冷嗤一声，指着另一边的山头说，“要不要我领你去老师那里看看？他就住在那边的山上。”

窦江随着她所指的方向看了过去，只见那山上树木青葱，白烟袅袅，确实像高人避世之处。

窦江看着窦芽菜的表情，突然心头一颤：“你，莫非……”